經學通論

書

善化皮錫瑞

論尙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尙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以尙書爲最先亦以尙書爲最糾紛難辨治尙書不先攷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爲治尙書一大關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後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尙書最先者史

記儒林傳舉漢初經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禮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毋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於尚書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文尚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先也謂今古文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尚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史公未言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引書爲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

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據此則漢時古文尚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賾獻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爲眞馬鄭所注爲張霸僞書宋儒以孔安國書爲僞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爲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漆書者爲僞閻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傳爲僞馬鄭所注本於杜林者卽孔壁眞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傳與馬鄭本於杜林者皆僞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眞此難辨者三錫瑞案張霸書之僞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僞近儒已明辨之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者是否卽孔壁眞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爲最糾紛難辨也若唐元宗詔集賢學士

衞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尚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阮元曰衞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衞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鐘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漢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

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爲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孔壁同爲古文至漢發藏以教生徒必易爲通行之隸書始便學者誦習江聲尙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不通行後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卽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尙書之名雖出漢初尙未別標今文之名但云歐陽尙書夏侯尙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尙書之後始以今尙書與古尙書別異許愼五經異義列古尙書說今尙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

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尙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

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外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讀字尤確據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於古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當數書序與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尚書其後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尚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

說而遺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僞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註葢晉人始有此說據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卽僞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尙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註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爲傳聞之誤則其言尙書篇數亦不可信而郎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誤者正說篇云傳者或知尙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

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灰
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
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此則王仲任亦以爲
伏生傳鼂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爲益一篇而二
十九篇始定者葢當時傳聞之辭仲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
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臯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
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
一大誥十二（葉夢得云伏生以大誥列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
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
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
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
侯甸男衞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故或謂今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陳壽祺左海經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荅問已辨之矣當從大誓荅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不數大誓書序爲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於釋文所云歐陽夏侯既無增篇又幷二篇爲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云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卽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後歐陽夏侯乃合爲一疑因後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爲三所以篇數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云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其後言之云伏生傳晁錯適得二十九篇乃據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

通而伏生所傳篇數與博士所傳篇數名同而實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烏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之文而非引經之文故董子但稱爲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僞孔古文以此大誓爲僞遂致亡佚近人以爲不僞復掇拾叢殘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志增二十四篇爲十六卷見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書漢立學今傳誦者也孔氏壁藏之書漢不立學今已不傳者也書旣不傳則眞僞不必辨而旣考今文之篇數不能

不幷考古文之篇數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藝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書正義曰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僞造尙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尙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

八篇鄭元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錫瑞案孔疏以僞孔古文爲眞以鄭註古文爲僞誠爲顛倒之見而所數篇目必有所據其引鄭註書序益稷當作棄稷冏命當作畢命云增二十五篇據僞孔序文實當作二十四萮作僞孔書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數泰誓與序遂誤以爲二十八篇而不知當數康王之誥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漢書藝文志

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二說不同桓云四十五卷蓋不數序五十八篇兼數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則并數序五十七篇不數武成武成正義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比桓譚時少一篇矣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可據俞正燮謂蓺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八亦誤文輕詆前人殊嫌專輒龔自珍不信大誓極是而必以爲博士無增大誓之事則二十九篇之數不能定乃謂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爲誤則亦未盡得也

論尚書僞中作僞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

孔子所定之經惟尚書眞僞難分明至僞中作僞屢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則秦時燔經尚書獨受其害漢書蓺文志曰及秦燔書

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據此則易詩二經皆全未嘗受秦害也史
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
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則禮雖因焚書而
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傳今猶完全亦未嘗受秦害也
獨尚書一經史記云秦時焚書亡數十篇漢書云書凡百篇秦燔
書禁學漢興亡失論衡正說篇云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
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
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
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又云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
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

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祕百篇以較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據此則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殘缺不全王充且以爲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祕於中而不得見學者旣不得見而徒聞百篇之名遂有張霸出而作僞後之作僞孔古文者正襲張霸之故智也張霸與孔皆僞究不知眞古文安在馬鄭註古文十六篇世以爲孔壁眞古文而馬融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旣無師說眞僞難明史漢皆不具其篇目劉逢祿以爲逸周書之類非眞古文尚書證以劉歆引武成卽逸周書世俘解似亦有據其書旣亡是非莫決此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僞者也一則今文古文

尚書分別獨早孔壁古文藏於中祕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祕百篇校張霸皆必是眞古文後遭新莽赤眉之亂西京圖籍未必尚存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衞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馬鄭本之以作傳註所謂古文遂行也此漆書或是中祕古文遭亂佚出者杜林作蒼頡訓纂蒼頡故漢書云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杜既精於小學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譌故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註解皆據以爲善本許愼師賈逵說文所列古文當卽賈逵所傳杜林漆書一卷故其字亦無多或以爲杜林見孔壁全書固非或又以漆書爲杜林僞作亦非也

說文敘字註引衛宏說隋書經籍志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史記儒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註皆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尚書衛宏傳杜林林之學官書一卷葢本杜林東漢諸儒多壓今文以尊古文馬融詆爲俗儒鄭君疾其敝冒於是僞孔所謂隸古定乃乘虛而入自唐衛包改爲今文而隸古定又非其舊於是宋人之僞古文又繼踵而起而據經典釋文敘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葢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謂按此則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葢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此書僞中之僞不足深辨今或以爲此

即僞孔序所謂隷古者亦非也又謂按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𢍜說砯砥砮丹陸氏德明說脊徽五典孔氏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氏師古說湯斷奴[illegible]徐氏鍇說才生明說驩吺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聲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譏優於江據此則僞中之僞至於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僞者也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僞治尚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篇名文字多僞皆屬古文古文有僞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固無僞也史漢皆云伏生得書止二十九篇論衡則云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則伏生所得不止此數當以史漢爲是晁錯景帝時已大用受書伏生在文帝時兒寬受書歐陽生孔安國非晁錯所傳授論衡多傳聞之失惟以發孔壁在景帝時足證漢書之誤史漢與

論衡雖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僞固昭昭也史漢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數十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博士以尙書爲備臣瓚漢書註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論衡引或說尙書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漢時謂尙書唯有二十九篇故以爲備尙書不止此數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則雖不備而不得不以爲備矣史漢與博士說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僞又昭昭也全經幾燼一老憖遺以九十餘歲之人傳二十九篇之經又有四十一篇之傳今雖殘缺猶存大略其傳兼明大義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確乎可據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機之星實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禰祖歸假知事死如事生鳥獸咸變見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內刑難解晝

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紬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傳古義必不可創新解而背師說者其後三家之傳漸失初祖之義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録於君是用大夏侯說背伏生大麓之說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說背伏生迎侯之說二矣白虎通以虞賓在位爲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說背伏生舜爲賓客之說三矣歐陽夏侯說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說四矣說詳見後古文後出異說尤多馬鄭以璿機玉衡爲渾天儀背伏生旋機北極之說五矣馬鄭又以日月五星爲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時之說六矣劉歆以六宗爲水火雷風山澤賈馬許以爲日月星河海

岱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說七矣馬鄭訓肇十二州之肇爲始分置幷幽營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說七矣鄭以藝祖猶周明堂背伏生歸假祖禰之說九矣馬以鳥獸爲箾虞背伏生鳥獸咸變之說十矣七始訓古文作在治忽鄭本又作曶解爲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說十一矣馬鄭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國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說十二矣說詳見後劉歆欲立古文詆博士是末師而非往古試問傳尚書者有古於伏生者乎豈伏生大傳不足信末師之說乃足信乎鄭君爲大傳作注可謂伏生功臣乃於虞傳六宗夏傳三公周傳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禮爲說又謂虞傳儀當爲義以傳合義仲洪範容當爲睿而改從古文則鄭君之於伏書亦猶注禮箋詩雜糅今古而非篤守伏書者矣近儒王鳴盛說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以伏生爲不可

解段玉裁說金縢以今文為荒謬彼袒護古文者猶不足怪孫星衍始治今文於多方泥於鄭註踐奄在攝政時謂大傳不出自伏生陳喬樅專治今文乃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誣伏生老耄記憶不全此經義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師說誠無解於孔穎達葉不歸根之誚矣

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為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為古文漢武帝立博士尚書惟有歐陽太史公尚書學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親受伏生當是歐陽生所傳者陳壽祺曰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所據尚書乃歐陽本也臧琳經義雜記分別史記引尚書為今文馬鄭王本為古文已列堯典一篇餘可類推其說甚是今攷史記一書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尚書百揆即百官匪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親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國之

爵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語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四岳即在十二牧內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更當分列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義即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太師少師皆樂官非箕子比干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眾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皆與古文不合而與大傳略同惟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戡耆箕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此二事與大傳年代先後稍異耳司馬貞索隱見與僞孔古文不符謂史公采雜說非本義此其謬人皆知之矣漢書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其言亦無確證陳壽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紀之載堯

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箘簵楛榮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段玉裁曰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義每云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于大麓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云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云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綏要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說洪範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說微子云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說金縢雖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錫瑞案史遷從

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若史記所引尙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於賈馬古文思曰睿與曰涕同於馬鄭古文若大麓不作大錄是用歐陽說與夏侯異大師不作父師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特不同於論衡一家之說耳金縢在周公薨後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而又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雖與論衡引古文說頗合而以爲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避居之說不同皆不足爲史記用古文說之證自孫星衍以後皆誤用班氏說以爲史記一書引尙書者盡屬古文於是尙書今古文家法大亂不知分別家法確有明徵非可執疑似之畢文辨昭晣之耳目孫星衍過信班氏其解金縢誤分史記以居東爲東征與毛詩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寤後者爲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爲古文者今文亦古

說也豈知論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誣古人豈不謬哉

論伏傳史記之後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孔壁古文罕傳於世至東漢衞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於杜林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至東晉僞孔古文出唐以立學孔穎達見其篇目與馬鄭異乃强謂馬鄭爲今文近人皆知孔疏之謬矣而又誤執班志遷書多古文說遂以史記所載皆爲古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强謂馬鄭爲今文夫史記據歐陽尚書明明屬今文矣而必以爲古文馬鄭據杜林漆書明明屬古文矣而必以爲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非過論也經義最久遠難分明者莫如尚書經義最有確憑據者亦莫如尚書

尚書之確憑據首推伏生大傳次則司馬史記其說已見前矣又次則白虎通德論多載今尚書說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如琮璜五玉麑鹿二牲九族親睦兼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爲封禪之禮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即位大斂郢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須革正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白虎通爲今文各經之總匯具唐虞三代之遺文碎璧零珪均稱瓌寶雖不專爲尚書舉證而尚書之故實典禮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尚書者於伏傳史記外當以此書爲最他如兩漢書紀志傳之引尚書漢碑之引尚書以漢家四百年之通行證伏書二十九篇之古義雖不能備而尚書之大旨可以瞭然於心而不爲異

說所惑矣至於孔壁古文久已不傳其餘眞僞難明或且僞中作僞旣無裨於經學學者可姑置之與其信疑似難明之古文而鄉壁虛造不如信確實有據之今文而抱缺守殘尙書本出伏生不當求書義於伏生所傳之外兒寬受學於歐陽生又受學於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是安國古文之傳已幷入歐陽夏侯更不當求書義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外也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文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

古文尙書之名舊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爲斷古文置之不論其說似乎駭俗不知眞古文之亡久矣且眞古文亦無師說凡今文早出有師說古文晚出無師說各經皆然非獨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或略綴以文字如後之釋文校勘記亦未可知要之必無章句訓義漢書孔光傳曰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

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案此孔安國古文尚書但有經而無傳之明證也漢人重家法歐陽生至歆八世皆治歐陽尚書霸為安國從孫如安國有師說霸豈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孔氏之家學轉在夏侯而非傳安國矣蓋古文無師說博士必以今文師說教授故夏侯師說有與古文尚書相出入者班氏世習夏侯尚書漢書引經與史記引歐陽說頗不同而漢書又間用古字其異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謂起其家者不過守此孤本傳為家學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託之孔壁衛賈馬鄭遞相授受馬融以為絕無師說鄭亦不註逸書觀於逸書之無師說又安國古文尚書有經無傳之明證也有經而無師說與無經同況並此眞經而亡之乃以贋鼎亂眞奚可哉二十九

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中有古文說蓋創始於劉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說義方可教授周禮左氏傳皆由劉歆創通大義有明文可據則古尚書說出於東漢之初者亦由劉歆創立可知如以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以六宗爲乾坤六子以父師爲箕子以文王爲受命九年而崩歆說至今可考見者皆不與今尚書說同是其明證劉歆爲國師王璜塗惲皆貴顯塗惲授桑欽則漢書禹貢引桑欽說又在劉歆之後漢書地理志於禹貢引古文說必分別言之則其餘皆今文可知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蓋出衞宏賈逵亦或本之於歆衞賈所作訓今不傳鄭君書贊曰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鄭注古文尚書多本於衞賈馬今馬鄭註解猶存其略而鄭不同於馬馬又不同於衞賈蓋古文本無師授所以人自爲說其說互異多不可據不當以衞賈馬鄭後起之說違伏生

最初之義也

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郡縣有時而更山川終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爾雅注曰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據此則禹奠高山大川之後始一一爲之定名相傳至今其支峯支流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卽或山有崩壞水道有遷徙而準其地望攷其形勢大致猶可推求禹貢一書爲後世山經水記之祖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皆全載其文漢志又於郡縣下備載禹貢某山某水在今郡縣某處漢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後之治禹貢者吾惑焉經有明文習而不察其數可稽者乃釋以顢頇之辭此大惑者一漢人引經有明文詎而不信其地可據者反傅會不經之說此大惑者二試舉數條證之禹貢

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經明言九山九川九澤則必數實有九注疏乃以九州之山川澤解之據史記云道九山道九川其爲實有九數而非泛說九州可知今以經文攷之岍及岐至于荆山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嶓冢至于荆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九也蓋山之數不止於九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是一山故經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適得九數史記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是九山也其說不誤惟專舉爲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數山之故又誤岐山爲岐岷史記作汶或作岐岐與岐相似致誤索隱岍作汧岷作岐與今文合蓋出今文遺說後人不能訂正誤字又不能按合經文故索隱雖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

川者索隱曰弱黑河澮江沇淮渭洛爲九川按之經文其數適合澮作潧亦與今文合足見其說皆出今文九澤索隱無說以經攷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澤四雲夢五滎波六菏澤七孟豬八豬野九其數亦適合雷夏彭蠡震澤菏澤經明言澤雲夢孟豬大野以澤名見周禮職方滎澤見左氏傳都野澤見水經即豬野豬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澤三澤或一州無一澤蓋無一定非若職方每一州一澤也楚人名澤中謂夢中見王逸楚辭注是雲夢即雲澤若分爲二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則有十澤非止九澤矣此大山川明見經者人且忽而不察自來說禹貢者無一人能確指其數何論其他九河當從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志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鬲平當以爲鬲津皆與許商說同班固許商皆習夏侯尚書者若王橫言九河之地爲海所漸乃古文異

說不可從三江漢志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據水經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則漢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脫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爲三江九江史記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又豫章郡彭曰九江有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漢合湖漢水爲九入江則九江在漢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傅會山海經以九江爲洞庭近治禹貢者多惑之案古有雲夢無洞庭至戰國時吳起說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蘇秦說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蒼梧張儀說秦王言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辭屢稱洞庭而雲夢罕見稱述至漢以巴邱湖爲雲夢又言雲夢不言洞庭葢水道遷徙而異名要與九江無涉山海經太史公所不敢言豈可據以證禹貢乎山海經疑戰國人作

必非禹時之書九河三江亦多異說九河或弁簡絜爲一三江或弁三江爲一庾仲初以後各創新說反疑漢志是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又漢志大別在安豐而或以爲翼際東陵在金蘭而或以爲巴陵皆與古說不同胡渭禹貢錐指有重名亦多惑於後起之說惟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專明古義治禹貢者當先觀之鄭引地記與班志徵不同益各有所據鄭以九江孔殷爲其孔甚多因桓是來桓是爲隴坻之名頗近於新巧乃古文異說不必從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爲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志

陳澧曰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

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爲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爲惟有二十字徒爲臆度徒爲辨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

錫瑞案經學有正傳有別傳洪範五行猶齊詩五際專言術數皆經學之別傳而洪範之五行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明見經文非比齊詩五際存於傳說尤爲信而有徵不得盡以爲漢儒術數

矣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儒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古時天人本不相遠龍官鳥紀以命氏龍圖龜書以授人所謂天錫當有是事三國魏時張掖涌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討曹字足見祥異之兆有不可據理以斷有無者安見三代以前必無石見文字之事乎豈眞如杜鎬附會天書云聖人以神道設教乎陳氏以爲奇怪不應載在尙書乃以我聞在昔爲傳聞之語殊屬非是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伊尹格天之類並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聞在昔爲傳聞之怪事然則周公曰我聞在昔亦爲傳聞之怪事乎洪範自洪範春秋自春秋洪範言陰陽五行春秋不言陰陽五行孔子作春秋經但書災異藉以示儆未嘗云某處之災應某處之事也伏生作洪範傳但言某事不修則有某災亦未嘗引春秋某事應洪範某災也董劉牽引洪範五行以說春秋災異

某災應在某事正如漢志所譏淩雜米鹽董據公羊劉向據穀梁歆據左氏三傳又各不同尤爲後人所疑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說不同而謂伏生之傳惟五行傳是其本法則誤以伏生之學僅有五行不知尙書一經皆出伏生所傳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傳四十一篇而洪範五行傳別出於後此以五行傳爲別傳之證伏生已明著之隋志祖僞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據陳氏云漢儒術數亦少別白董劉强洪範合春秋謂之術數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謂之術數不可也以洪範傳爲術數洪範經亦術數乎五行配五事見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聰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

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爲說書正義引鄭注惟聽聽則致富與漢志同餘皆不同葢古文異說孫星衍以爲鄭說皆遜於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範圖穿鑿支離與易之先後天圖同一怪妄

論古文尚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襲不變者強後人以盡遵前人固不能行強前人而豫法後人尤爲乖謬今文家之說尚書也唐虞之書卽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說尚書務創新說以別異於今文其所謂新說者大率本於周官一書周官出

山巖屋壁漢人多不信爲周公所作卽使眞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諸帝王遠在千載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書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乃自劉歆以至馬鄭匙知此義而尙書之制度大亂今試略舉數事言之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又分命四子史記天官書歷書漢書成帝紀律歷志食貨志藝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傳以及論衡中論後漢書續漢志皆以羲和專司天文四子卽是羲和鄭注尙書乃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職鄭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亂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

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續漢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山龍九章華蟲七章與經五服五章不合當時詔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傳而從周官鄭注又本於歐陽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亂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論衡白虎通說同惟史記以爲天子之國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爲賈馬說六千里所本異義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亂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輯五瑞白虎通瑞贄篇曰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

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與白虎通所施略異而名正同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執以爲瑞信也案禮記王制鄭注白虎通爵篇引禮緯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亂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爲天地四方鄭引周官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律度量衡同訓齊同鄭引周官典同以爲同是陰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傳孝經緯公羊注白虎通風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以周制說虞制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君謹案此周之制是周以前不得有六

卿甘誓所云鄭注以爲六軍之將是也又引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與許義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强前人以從後人也

論古文尚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據後王而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實尤未可憑胸臆而强易之也伏生大傳太史公書所載事實大致不異古來口授相傳本是如此兩漢今文並遵師說東漢古文始有異義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實不知何本大率采雜說憑臆斷爲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說出不僅唐虞三代之制度亂並唐虞三代之事實亦亂今略舉數事以證之堯典乃命羲和專爲授時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别爲一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言將登用之嗣位張說蓋本漢人楊雄美新云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

登庸是漢人以登庸爲登帝位之證馬鄭乃連合上文爲一事馬云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鄭注大傳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後稍死驩兜共工等代之馬鄭以羲和爲六卿登庸爲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賢而薦太子之疑信僞孔以允子朱爲允國子爵而違史記嗣子丹朱之明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一也帝曰我其試哉史記五帝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論衡正說篇引堯曰我其試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無帝曰如其說當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四岳如何試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紀云舜攝政巡狩見鯀治水無狀請於堯而殛之是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鄭注云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

王肅難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如鄭說誠無以解王肅之難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三也盤庚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鄭云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又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而不數所遷之殷與經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經盤庚三篇合爲一篇依鄭說非一時事不當合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四也微子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强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

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古文太師作父師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僞孔傳從鄭義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五也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魯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盡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異義引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此說當出於劉歆衞賈諸人始以我之弗辟爲弗避居東爲東辟不爲東征開金縢爲周公生前不在薨後鄭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爲成王所得王肅以爲橫造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六也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喪葬篇漢書梅福傳杜鄴傳儒林傳後漢書周舉傳張奐傳公羊何氏解詁說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後鄭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後史記所載今文書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同僞孔傳云奄再叛再征葢本漢人舊說按之經文其說不誤鄭君誤合爲一多方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葢謂不應編於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遂啟後人多士多方先後倒置之疑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八也無逸石經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下接自時厥後則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爲太甲在周公曰嗚乎下以後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尙書

於前遺太宗而於後增祖甲殷本紀帝甲淫亂國語亦云帝甲亂之則祖甲非賢主不當在三宗之列王肅爲調停之說以祖甲爲太甲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說尤非是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九也君奭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與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相合漢書孫寶傳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皆以爲周公攝政時作古文編列多士之後馬鄭遂有不說周公貪寵之說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十也

論尚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皆不知專主伏生

孔廣森戴氏遺書序曰君以梅姚售僞孔蔡謬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强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亘無一是孔氏

此說最爲通達據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釋羣疑惟戴氏非尚書專家其作尚書義考未成未能發明今文以津逮後學耳經定自孔子傳自漢初諸儒使後世學者能恪遵最先之義不惑於後起之說徑途歸一門戶不分不難使天下生徒皆通經術況尚書一經傳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師也歐陽大小夏侯既分顓門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後古文說出初不知所自來衛賈馬鄭所說各異既無師授安可據依後世震於劉歆古文之名壓於鄭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於學官古文說盛行而今文衰歇於是尚書之義一變王肅學承賈馬亦遠本於歐陽其學兼通古今文去漢代不遠使其自爲傳注原可與鄭並行乃必託名於孔安國又僞造尚書古文經後世見其經既增多孔傳又古於

鄭廢鄭行孔定於一尊僞古文說盛行而今文盡亡於是尙書之義再變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創獲猷疑孔傳實爲首庸惟宋儒但知孔傳之可疑而不知古義之可信又專持一理字臆斷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卽以爲是與其理不合者卽以爲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說盛行編書者至改古事以從之綱鑑輯略一書改西伯戡黎爲武王微子奔周爲武庚以近儒臆斷之空言改自古相傳之實事於是尙書之義三變經義旣已屢變學者各有所據蔽所不見遂至相攻有據孔傳以攻蔡傳者如毛奇齡古文尙書寃詞是也有據蔡傳以攻孔傳者如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是也有據馬鄭而攻孔傳與蔡傳者如江聲尙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尙書後案是也要皆不知導原而上專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末師甚且信末師以反攻初祖其說有得有失半昧半

明正孔廣森所云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皃無一是者此尙書一經所以本極易明反致糾紛而極不易明也

論衞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譌

嘗疑衞賈馬鄭皆東漢通儒豈不知今文遠有師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誠不解其用意今細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漢初尙書惟有歐陽而已後乃增立夏侯夏侯學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皆伏生弟子所學當無不同然既別於歐陽而自成一家則同中必有異如以大麓爲大錄是夏侯勝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小夏侯又異於大夏侯而增立

博士號爲顓門此人情好異學術易變之證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又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近君卽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云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卽指秦恭而言蓋小夏侯本破碎支離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厭古文家乘其敝而別開一門徑名雖古而實新喜新者遂靡然從之此其故一一則文字久而致譌伏生改古文爲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無刊板印本專憑口授手鈔譌以傳譌必不能免觀熹平石經殘字及孔廟等處漢碑字多省俗不合六書故桓譚馬融並詆今文家爲俗儒當時所謂通儒劉歆揚雄杜林衞宏賈逵許愼以及馬鄭皆精小學以古文正今文之譌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諸儒當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必改易其義訓則三家之原於伏生者雖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

族今文如仇讐依據故書（如周禮之類）創爲新說古文本無者以意補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師撥棄初祖如拔趙幟而立漢幟以爲不如是不能別立一學義雖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從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雖歐陽夏侯三家立學數百年徒黨遍天下爲古文家掊擊而其勢漸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亂而歐陽夏侯三家皆亡至東晉而僞古文經傳出託之於孔安國年代比馬鄭爲更古而篇又增多馬鄭不注逸書而此遍注之故其後孔鄭並行鄭學又漸衰歇唐以僞孔立學而鄭氏尙書亡向之攻擊三家者乃與三家同歸於盡大有積薪之歎甘售贋鼎之欺豈非好古與喜新者階之厲哉夫伏書本藏山之業而僞孔云失其本經古文與史籀稍殊而僞孔云字皆科斗其抑今文而尊古文誣妄何可勝究而其說非始於僞孔衞宏古文官書序曰伏生老不

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案史漢無伏生使女傳言之事古人書皆口授卽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傳言亦有藏書可憑何至以意屬讀其時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榮古虐今意以伏生所傳全不可信僞孔以爲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正用衞宏之說而更加誣不知史漢明言得二十九篇則失本經之說不可信鄭君書贊已有科斗書之說亦不可信（說見後）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漢書埶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卽歆所云經或脫簡也後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據爲今文不如古文之證案漢書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而堯典開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腹腎腸呂刑之劓刵椓黥古文與今文不同當卽在七百有餘之內而皆不如夏侯歐陽本之善據此可見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證也龔自珍說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叚使中祕有尚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叚使中祕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叚使中祕有尚書以宣武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

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祕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叚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祕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爲定本斠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祕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經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埽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叚使中祕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祕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

葭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託於其父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案龔氏不信中古文並疑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書皆有脫簡爲劉歆所假託可謂特見惟漢志所云中古文似卽孔壁古文之藏中祕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祕書不復見於東漢以後則亦如龔氏所云毀於更始赤眉之火矣書既不存可以不辨顧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卽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論百篇全經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攷求逸書

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數十篇末言百篇全數漢書藝文志

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論衡正說篇曰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書有百篇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則以爲書有百二篇乃張霸百兩所自出或以古文尚書爲百篇今文尚書爲百二篇伏傳書緯及張霸所據皆今文伏傳有揜誥史記有太戊郎其多出二篇古無明文不必深究漢博士以尚書爲備以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則以爲書止有此數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說案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如堯典見爲君之義君之義莫大於求賢審官其餘巡守朝覲封山濬川賞功罰罪皆大事非大事不書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皐陶謨見爲臣之義臣之義莫大於盡忠納誨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兩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觀此可以知記言問對之體矣禹貢見禹治水之功並錫土姓分別五服觀此可以

冠地理水道之書矣甘誓見天子親征申明約束之義觀此知仁義之師亦必兼節制矣湯誓見禪讓變為征誅弔民伐罪之義與牧誓合觀可知暴非桀紂聖不及湯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盤庚見國遷詢萬民命眾正法度之義觀此知拓拔宏之誦眾脅遷者非矣高宗肜日見遇災而懼因事進規之義觀此知漢以災異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見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為國當正紀綱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見弔民伐罪兼明約束之義觀此知步伐整齊乃古兵法而非迂論矣洪範見天人不甚相遠禍福足以儆君之義觀此知人君一言一動皆關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誥見開國時基業未固防小腆靖大艱之義觀此知大臣當國宜挺身犯難而不宜退避矣金

縢見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報功當踰常格之義觀此知周公所以爲聖而成王命魯郊非僭矣康誥見用親賢以治亂國宜愼用刑之義觀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法似重而實輕矣酒誥見禁酒以絕亂源宜從重典之義觀此知作新民必先除舊習矣梓材見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義觀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婦必無不得所矣召誥見宅中圖大祈天永命之義觀此知王者宜監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誥見營洛復政留公命後之義觀此知君臣當各盡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見開誠布公以靖反側之義觀此知遺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奪矣無逸見人君當知艱難毋以太平漸耽樂逸之義觀此知憂盛危明當念魏徵所云十漸不克終矣君奭見大臣當和衷共濟閔天越民之義君奭據史記爲周公居攝時作當上列於大誥金縢之間觀此知富弼以撤簾與韓琦生意見者其量褊

矣多方見綏靖四方重言申明之義觀此知開國之初人多覬覦當以德服其心不當用威服矣立政見爲官擇人尤當愼選左右之義觀此知命官當得其人不當干預其事矣顧命見王者所以正終當命大臣立嗣子之義觀此知宦官宮妾擅廢立之禍由未發大命矣康王之誥見王者所以正始當命大臣保王室觀此知成康繼治幾致刑措有由來矣甫刑見哀敬折獄輕重得中之義觀此知罰卽贖刑不可輕用其慈祥悱惻漢人緩刑書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見命方伯安遠邇之義觀此知襄王時王靈猶赫惜不能振作矣費誓見諸侯專征嚴明紀律之義觀此知用兵不可擾民矣秦誓見穆公悔過卒伯西戎之義觀此知人君不可飾非當改變以救敗矣知二十九篇之大義則知論衡所引今文家說猶爲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據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餘左傳國語

及諸子書（羣子引書不在百篇之內者蓋非孔子刪定之本）大傳史記所引逸文雖非後世僞作而全篇不可得見則大義無由而明至於逸十六篇以及後出太誓眞僞旣莫能辨尤不當以魚目混珠逸周書劉向以爲孔子刪書之餘其文不能閎深亦不可以亂經洪邁謂與尚書辭不相類陳振孫謂文辭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倣爲之者近人去僞孔古文而以逸周書入尚書非是昔人謂讀人間未見書不如讀人間常見書書二十九篇皆常見書學者當寶愛而講明之勿徒惜不見夫全經而反面牆於大義也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信

西漢馬班皆云孔子序書東漢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

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此則書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說同而今古文之序實有不同書正義曰安國旣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爲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卽百篇也錫瑞案僞孔古文尙書序卽馬鄭之書序其稍異者見於釋文如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誥序康王旣尸天子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馬本無平字則其餘皆同矣史記不載典謨之序禹貢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誥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中𤳹作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乂皆與馬鄭古文序說略同惟典寶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讓作原命與古文序作伊陟原命異仲丁云書闕不具河亶甲祖乙亦必有書史公不云作書葢省文盤庚

三篇以爲小辛時作高宗夢得說序事與古文同不言作說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師作大師爲異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歸獸作歸狩爲異洪範分器略同金縢無周公作金縢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後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略同君奭以爲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則當在大誥前後與古文序次異蔡仲之命雖序事同無作命明文其次序亦無考書正義云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則與孔本又異成王政將蒲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愼之命同肅字作息亳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葢卽亳姑之序孫星衍據之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爲亳姑文誤入顧命康王之誥略同康王之誥作康誥畢命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略同惟冏作㷀呂作甫費作肸爲異文侯之命

以爲周襄王命晉文公秦誓以爲封殽尸之後追作此史記引書序與馬鄭僞孔書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葢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倂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敎於齊魯之閒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書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邕紂受牧坶行狩歸獸

異毋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愼肅愼伯弊伯冏肹誓獮誓棐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之異也

論馬鄭僞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信致爲後人所疑當以史記今文序爲斷

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頤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書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峯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傳並出不知漢孝武帝時

即有之此史遷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註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註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註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錫瑞案宋儒疑書序與僞孔傳同出孔傳僞則書序亦僞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尙書今文古文考以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尙書後案以書序亦從屋壁中得陳壽祺今文尙書有序說列十有七證以明之以歐陽經三十二卷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證一史記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顯然兼取伏書其證二張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證三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其證四書傳云遂踐奄三字明出於成王政之

序其證五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其證六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證七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誥之序其證八大傳曰夏刑三千條此本甫刑之序其證九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臩命序文有嘉禾揜誥在二十九篇外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證十白虎通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證十一漢書孫寶傳曰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于經典此引君奭之序其證十二後漢書楊震傳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證十三法言問神篇曰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其證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誥唯今文有脫簡其證十五論衡正說篇曰按百篇之

序闕遺者七十一篇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其證十六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與尙書序說太甲事乖異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其證十七十七證深切著明無可再翻之案惟陳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勝於古文者尙未道及史記引書序是今文馬鄭僞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盡可信崔應櫺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旣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今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案百篇序無伯禽唐誥孫寶侗顧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無

肅深辨作冊畢下脫一公字故難通據史記有公字十有一年武
王伐殷與僞泰誓不同僞泰誓從劉歆古文說十一年觀兵十三
年克殷泰誓序從史記今文說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故年歲兩
歧序卻不誤若舜典序祇言歷試諸難遂開梅姚分愼徽五典以
下爲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
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爲生年之謬論又如周公
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古文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
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爲周公未攝王之證周公作君奭史
記引序在踐阼當國時古文序列於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貪
寵之言此皆古文序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
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記引今文序爲斷則得之矣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後人割裂補亡殊爲多事

尙書以今文爲斷經義本自瞭然卽云不見全經二十九篇皆完書無缺失也而後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離其篇次或攙入僞文使二十九篇亦無完膚誠不可解且其說不僅出於宋以後並出於漢以前今舉堯典一篇言之堯典本屬完書舜事卽在堯典之中故大學引作帝典而漢傳逸書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別有一篇非堯典雜有舜典也舜典不傳僅傳其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卽堯典之明明揚側陋至帝曰予聞云云也歷試諸難卽我其試哉至納于大麓云云也鄭君親見逸書者也其註書序云入麓伐木尤卽納于大麓之明證然則逸書所謂舜典亦卽分裂堯典之文並非別有一篇或卽從明明揚側陋分篇亦未可知僞孔古文從愼徽五典分篇葢因馬鄭之本小變之耳其後僞中又僞增入十二字復增入二十八字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

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夫堯典爲二千年前之古籍開宗明義之第一篇學者當如何寶愛信從豈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則舜事已備載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禮大政事不可專說遜位而遜位歷試已見堯典不可重複再見乃自僞孔分裂於前方興加增於後當時梁武帝爲博士已駁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又撰濬哲文明十六字與堯典欽明文

思四句相配僞中又僞實自東漢古文逸書啟之此劉逢祿宋翔鳳所以不信逸書也趙岐未見逸書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當作舜典及逸書所載自有此說又開舜典補亡一派閻若璩謂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斷自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采史記本紀之文列於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於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候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史記本紀載使舜完廩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見其爲舜典文聖經既亡豈末學所能臆補

如以爲可臆補則僞孔古文固應頒之學官唐白居易補湯征亦可用以敎士子矣　四庫提要曰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即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爲一其駁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書疑於舜讓於德弗嗣下補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敎在寬下補孟子勞之來之以下二十二字皐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蘇軾黃震皆移易洪範蘇軾又改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金履祥亦移易洪範疑洛誥有缺文武成僞書不在內不知諸儒何仇於聖經並二十九篇之完書而必欲顚倒錯亂使無完膚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諸儒爲此紛紛是亦不可以已乎

論僞孔經傳前人辨之已明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後鄭孔並行至隋鄭氏漸微唐作正義專用孔傳至宋吳棫始發其覆朱子繼之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錫瑞案朱子於孔傳直斥其僞可謂卓識而於古文經雖疑之未敢明斥之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何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詔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據此是朱子以傳爲僞於經猶有疑辭故蔡沈作傳仍存古文然猶賴有朱子之疑故蔡傳能分別今古文之有無其後吳澄歸有光梅鷟愈推愈密嘗謂僞孔古文上於東晉之梅頤而攻古文漸有實據者出於晚明之梅鷟同一梅氏而關僞古文之興廢倘亦天道之循環歟至閻若璩惠棟考證更精至丁晏尚

書餘論據家語後序定爲王肅僞作隋書經籍志孔氏正義皆有微辭唐初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可謂搜得眞贓實證矣毛奇齡好與朱子立異乃作古文尙書冤詞其所執爲左證以鳴冤者隋書經籍志也隋志作於唐初其時方尊僞孔作義疏學官作志者卽稍有微辭何敢顯然直斥其僞志所云雖歷歷可據要皆傳僞書者臆造不經之說孔書經傳一手所作僞則俱僞閻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爲飾辭以爲東晉所上之書是經非傳專以隋志爲證使斯言出漢藝文志乃爲可信若後漢儒林傳則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書之時僞書已出不免爲所惑也況隋志修於唐初在古文立學之後哉冤詞一書相傳爲駁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而作案閻毛二家互有得失閻證古文之僞甚確特當明末宋學方盛未免沾染其說夫據古義以斥孔傳可也據宋人

以斥孔傳則不可閻引金履祥說以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爲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其誤一也引邵子書以定或十年等年數其誤二也引程子說謂武王無觀兵事其誤三也駁武成篇並以文王受命改元爲妄其誤四也駁孔傳以居東爲避居不爲東征其誤五也信金履祥以爲武王封康叔其誤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爲在多士前其誤七也知九江在尋陽又引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未免騎牆之見其誤八也解三江亦以爲有二與九江同其誤九也信蔡氏說以康誥屬武王其誤十也移易康誥大誥洛誥以就其說其誤十一也謂伏生時未得小序其誤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範爲文從字順章妥句適其誤十三也閻氏此等處皆據宋人以駁古義有僞孔本不誤而閻誤者蓋孔書雖僞而去漢未遠臆說未興信宋人不如信僞孔毛不信宋人篤守孔書

之義以爲尙書可焚尙書之事實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後治洛典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勿專主一家之說但以今文之說爲斷則兩家之得失明矣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別觀之

國朝諸儒自毛奇齡外尟有祖孔傳者惟焦循頗右之其尙書補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借天子之稱顧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

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歴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荅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illegible]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illegible]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

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詰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齮齕又託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屛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錫瑞案近儒江段孫王皆尊鄭而黜孔焦氏獨稱孔傳之善可謂特見惟未知孔傳實王肅僞作故所說有得有失肅之學得之父朗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

亦今文家之支流肅又好賈馬之學則兼通古文者雜糅今古與鄭君同而立意與鄭君為難鄭注書從今文則以古文駮之鄭從古文則又以今文駮之肅以今文駮古文實有勝鄭注者焦氏所舉以稽古為考古以四罪為禹治水之前以居東為東征以罪人為祿父管蔡是其明證至信僞孔疑史記明堂位則其說非是史記引書最古明有帝曰豈可妄去舜禹同為堯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獨不可周公稱王非獨見於明堂位荀子親見百篇尚書其書中屢言之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攝豈可改易古事強為迴護焦氏乃以作傳者以觸時忌自隱姓名則尤求之過深肅與司馬氏昏姻助晉篡魏豈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僞作竹書者言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亂臣又何必作僞古文以與竹書相齮齕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書申孔篇與其父所見同中

有數條卽補疏序所說餘瑣細不足辨茲不具論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爲訓

孔傳立學行數百年至宋而漸見疑蔡傳立學行數百年至今又漸見廢陳澧曰近儒說尙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而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
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
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
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與召公也多
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
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懼也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僞孔云惟周
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江
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謚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
思之僞孔云惟察察便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
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
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
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

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錫瑞案陳氏取蔡傳與焦氏取孔傳同一特見宋儒解經善於體會語氣有勝於前人處而其失在變易事實以就其說伏書載唐虞三代之事漢初諸儒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見之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故事甚至憑恃臆見將古事做過一番雖其意在維持名教未爲不善然維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發論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傳謂周公不稱王伊尹將告歸己與古說不符而蔡傳引宋人之說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傳史記皆云文王伐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傳獨爲文王囘護以西伯爲武王其失一也大誥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位踐阼則鄭說有據蔡傳從孔傳以爲周公稱成王命

以誥其失二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引書解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蔡傳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從蘇氏說移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又無以解朕其弟之語遂以爲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記明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武王無封康叔事左氏傳祝鮀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鮀以衞人言衞事豈猶有誤而横造事實擅移經文其失三也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當歸國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國爲公後蔡傳乃以爲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不知唐置節度使乃有留後周無此官周公老於豐薨於豐並無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習見莽操妄託古人故極力迴護欲使後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後儒迴護王莽託周公無傷於周公曹操託文王無傷於文王天

位無常惟有德者居之聖人無闇干非分之心而天與人歸則亦不得不受禪讓易而傳子又復易爲征誅事雖不同其義則一稷契后受封於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窋失官公劉太王遷豳岐商王未嘗過問文王始率諸侯事紂後入朝而被囚釋歸而諸侯皆從之受命稱王何損至德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言受命六年稱王史記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漢初古說可信者必以文王稱王爲非則湯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禪亦非必若巢許而後可也至周公居攝尤是常事古有攝主見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未生則有上卿攝國事稱攝主此上卿蓋同姓子弟世子生則避位或生非世子則攝主即眞觀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賈誼上疏有植遺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證或世子生而幼國有大事

亦必有人攝行鄭注命大事權代王並無語弊武王薨而東諸侯皆叛周之勢且岌岌成王幼不能親出公不權代王以鎮服天下大局將不可問事定而稽首歸政可告無罪於天下萬世矣後世古義不明卽有親賢處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蕭齊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誤並以誤國葢自馬鄭訓我之弗辟爲避位已非古義宋儒以力辨公不稱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設詔後之事以爲左證使後世親賢當國者誤信其說避嫌而不肯犯難必誤國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實不可改易如編小說演雜劇者借引古事做過一番以就其說此在彈詞演劇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經則斷乎不可

論僞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僞孔古文尙書自宋至今已灼知其僞矣而猶相承不廢是亦有

故宋之不廢者人心惟微四句宋儒以爲道統相傳其進尙書注表首以三聖傳心爲說而四語出僞大禹謨故宋儒雖於僞傳獻疑而於僞經疑信參半王鳴盛蛾術編戲以虞廷十六字爲風俗通所言鮑君神之類此在今日漢學家吐棄宋學乃敢爲此語而在當日固無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遠因一且古文雖僞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微四句眞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此皆出僞古文爲宋儒言道學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遠因二近儒不尊宋學斥僞經亦甚於宋儒而至今仍不廢者阮元曰古文尙書孔傳出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

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是知其僞而欲留爲納言之益此近因一龔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計其委曲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是知其僞而恐廢之無

以垂誠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廢然而過書舉燭國
賴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齊求岑鼎魯應以贗非柳下所許也古文
雖多格言而僞託帝王則可惡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
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爲宋人重文輕武口不言兵
所藉口允征威克厥愛允濟爲楊素等用兵好殺之作俑仲虺之
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湯之伐
桀爲自全計非爲弔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則伊
尹不曾相太甲與君奭所言及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義違
泰誓三篇數殷紂罪有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語
宋人遂疑湯數桀之罪簡武數紂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
以前所有時哉不可失亦非弔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訓王云功
虧一簣宋人遂疑湯伐桀後猶有慙德武伐紂後一事不做君陳

以爾有嘉謀嘉猷爲康王語宋人遂謂康王失言此皆僞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書綴輯成文詞意亦多牽强不相貫串如孟子引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夾議夾敘詞意極明僞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無論如何解說必不可通似全不識文義者所爲此等書豈可以教國胄毛奇齡以袒僞古文之故至謂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僞孔擅改古經顯違孔訓僭妄已極奇齡不罪僞孔反歸罪於孔子改經可謂悍然無忌憚矣

論僞古文多重複且敷衍不切

尙書與春秋皆記事之書所記之事必有義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關繫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所以省繁複也故孔子之刪書亦非有關繫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

復見於後亦所以省繁複也古書詳略互見變化不拘非同後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堯典兼言二帝合爲一篇聖德則堯詳於舜政事則舜詳於堯是詳略互見之法而作僞者不達此義別出舜典一篇以爲不應略於舜之聖德乃於舜典篇首僞撰二十八字以配堯典不顧文義首尾橫決由不曉古書之法也盤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親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遷之後申告有衆未嘗有重複之義康誥酒誥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誥洛誥皆言營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嘗有重複之義而僞孔書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上中下文義略同且辭多膚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辭可移爲傅說傅說之辭可移爲伊尹伊尹傅說之辭又可移爲大禹謨之禹皐以皆臣勉其君而無甚區別也泰誓三篇皆數紂罪而無甚區別使眞如此文繁義複古人何必分

作三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初不犯複其辭亦無複見若僞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辭亦多雷同太甲下與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其文義不謂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愼終于始蔡仲之命云愼厥初惟厥終亦雷同語葢其書本憑空結撰其胸中義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語說來說去層見壘出又文多駢偶似乎正而實淺近以比尚書之渾渾灝灝者迥乎不同而雜湊成篇尤多文不合題之失姚鼐謂古文尚書多不切文之不切者皆不中於理可謂知言漢古文學創通於劉歆僞古文書撰成於王肅亂經之人遞相祖述古天子諸侯皆五廟至周始有七廟劉歆

以爲周以上皆七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僞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世遂引爲商時七廟之證此肅本之於歆者也異義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見顧命而無三孤僞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漢書百官公卿表表又出於莽歆之制又肅本之於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虛字不以爲官名僞古文說命爰立作相又誤沿漢制而不覺者左氏傳仲虺爲湯左相亦可疑

論孔傳盡釋經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駁異之可疑

朱子語錄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日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錫瑞案朱子之說具有特見漢初說易

者舉大誼如丁將軍者是說詩者無傳疑如魯申公者是毛公之傳未知眞出漢初與否而其文亦簡略未嘗字字解經惟僞孔於經盡釋之此僞孔傳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吳澄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吳氏之說亦有特見伏孔之書難易不同伏生不應獨記其難安國不應專得其易此僞孔經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說推之尙書之可疑者非直此也僞孔書無論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歐陽之今文與馬鄭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

熹平石經及兩漢人引用尙書之文攷之其異於馬鄭古文者亦多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試舉數條以證盤庚器非求舊石經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難也洪範鯀堙洪水石經堙作伊堙伊音近叚借堙字易而伊字難也保后胥戚石經戚作高戚高音近叚借戚字易而高字難也無弱孤有幼石經弱作流弱流音近叚借弱字易而流字難也無逸乃諺石經作乃憲既誕石經作既延諺憲誕延音近得通諺誕易而憲延難也無皇石經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難也此厥不聽石經聽作聖聽聖音近得通聽字易而聖字難也立政相時憸民石經憸作散憸散音近叚借憸字易而散字難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傳今文多艱澀而僞孔古文反平易卽漢所傳今文亦多艱澀而馬鄭古文反平易不但僞孔古文可疑卽馬鄭古文亦不盡可信矣惜經

典釋文不列三家尚書之異同使學者無由見今文眞本所謂以
略可攷見者惟石經殘字十數處及也疏引優賢揚歷臏宮劓割
頭庶剠數處而已豈不惜哉竊意東漢諸儒之傳古文益亦多以
訓故改經與太史公史記相似有字異而義相同者如般庚器非
求舊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違失者如般庚優賢揚歷之類是也
然則今之僞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國之眞即僞孔同於
馬鄭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之竄而非伏生之舊者僞孔所造古
文固當删棄即僞孔同於馬鄭之古文後人以爲眞是伏生之所
親傳孔子之所手定亦豈可盡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觀於世所傳之尚書益歎孟子之言爲不妄也
論尚書有不能解者當闕疑不必强爲傅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爲
確據

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聖人生於今日其解經必不襲壁虛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書最古文義艱深伏生易爲今文而史公著書多以訓故改經馬鄭名傳古文而與今文駁異者亦疑多以訓故改經其必改艱深爲平易者欲以便學者誦習也而二十九篇傳於今者猶未能盡索解人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文公已言之尚書之難解以諸篇爲尤甚如大誥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盤庚之弔由靈用宏茲賁等語或由方言之莫識或由簡策之傳訛無論如何曲說終難據爲確解而孔傳強爲解之近儒江王孫又強爲解之此皆未敢信爲必然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經史稱其穿鑿所據本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遂強以八十宗解之然則強不知以爲知非皆八十宗之類乎漢儒解經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

即用決辭其無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爲疑辭如堯典之羲和疏引鄭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氏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錫瑞案鄭以四子分屬四時羲和實司天地地官司徒猶可强附天官爲稷並無明文國語云稷爲大官有誤作天官者緯云稷爲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鄭君以此傅會之云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鄭之彌縫亦云至矣然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爲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棄且稷爲天官司馬爲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后稷有功於民何以反由天官降爲司馬舜命九官並無司馬之名鄭知其無明文

不能自信故云蓋曰稷司徒凡言蓋者皆疑辭也周禮疏序又引鄭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鄭以四子卽四岳又別有掌天地之官與兩漢今文說不同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辭也其不敢爲决辭猶見先儒矜愼之意後之主鄭義者必强傅會以爲確據非但不知聖人闕疑之旨並先儒矜愼之意亦失之矣

論僞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僞孔襲孔學非孔學出僞書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錫瑞案商書四篇皆出僞孔古文惟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鄭注

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是王氏所舉商書四篇之語惟學之一字實出說命其餘皆未可據宋儒講性理故於古文雖知其僞而不能不引以爲證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傳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荀子引道經荀子親見全書若出尚書不當引爲道經旣稱道經不出尚書可知僞孔以羼入大禹謨宋儒乃以四語爲傳心祕訣四語惟允執厥中出論語堯曰篇允執其中實有可據二帝相傳卽此已足中庸稱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是推闡允執其中之義論語云舜亦以命禹足見二帝相傳無異朱注云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如其說則堯命舜爲寥寥短章舜命禹爲洋洋大篇由誤信僞古文與論語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辭愈衍而愈詳性理自堯舜至孔孟而後推衍精詳前此或有其義而無其文要其義亦

足以盾之如堯典云欽明文思安安等語史記堯本紀譯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語是當時已有仁之義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是當時已有性之義也今文尚書文思作文塞塞有誠實之義是當時已有誠之義也古文字簡略而義已包括於其中何必謂虺誥言仁湯誥言性太甲言誠至商書始發其義乎典以欽始謨以欽終二帝相傳心法欽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僞孔古文出於魏晉孔孟之學大明之時掇拾闕里緒言撰成僞書文字此乃僞孔書襲孔學非孔學本於僞孔書王氏不知乃以此等書爲聖學所自出豈非顚倒之甚哉惟商頌作於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爲孔子之傳有自來其說尚不誤耳然亦本於近祖正考父而非本於遠祖商王也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並疑今文

王柏書疑與詩疑皆爲人詬病王氏失在並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謂其失也其疑僞孔尙書序曰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天下之論至孔子而定帝王之書至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紀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詳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

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其說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鼎彝盤匜之類畢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頊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傅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錫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條皆有見解知尚書以孔子所定爲斷則鄭樵信三墳王應麟輯三皇五帝書愛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文科斗之無據則非惟僞孔序不足信卽鄭君書贊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

斗指體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晉王隱謂科斗文者其字頭麤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焉段玉裁據此以科斗文乃晉人里語孔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其僞顯然攷鄭君書贊已云科斗書則段說未確案鐘鼎文無頭麤尾細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說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則古文科斗之說乃東漢古文家自相矜炫鄭君信其說而著之書贊僞孔又信鄭說而著之書序也王氏知古文之僞不知今文之眞其並疑今文在誤以宋儒之義理準古人之義理以後世之文字繩古人之文字蘇軾疑顧命不當陳設吉禮趙汝談疑洪範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堯典禹貢洪範呂刑甘誓盤庚酒誥費誓諸篇見容齋三筆書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獨創特王氏於尚書篇篇獻疑金履祥等從而和之故其書在當時盛行而受後世之掊擊最甚平心而論疑經改經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經爲聖人手定王氏詩疑刪鄭衛詩竄改雅頌僭妄太甚書疑亦可

節取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

今古文之興廢皆由公羊左氏爲之轉關前漢通行今文劉歆議立左氏春秋於是牽引古文尚書毛詩逸禮諸書以爲之佐後漢雖不立學而古文由此興今文由此廢以後直至國朝諸儒昌明漢學亦止許鄭古文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莊氏乃推今春秋公羊義並及諸經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尚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淩曙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樅父子各以心得著爲專書二千餘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傳不至中絕其有功於聖經甚大實亦由治公羊春秋漸通詩書易禮之今文義也常州學派蔚爲大宗龔自珍詩所謂祕緯戶戶知何休者葢公羊之學爲最精而其說尚書則有不可

據者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莊先生說不補舜典不信逸書所見甚卓在江孫王諸家之上而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爲有錯簡而互易之自謂非敢蹈宋人改經故轍而明明蹈其故轍矣盤庚以咸造勿爲句謂勿爲古文協微子以刻子讀爲亥子洪範序以立武庚曰爲句謂曰當作祀洛誥以王賓殺禋爲句咸格王爲句入太室祼爲句謂殺當爲秉秉禋卽奉璋也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爲句爰者扶掖之名畢命序以康王命作册爲句畢分居里成周郊爲句謂畢終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皆求新而近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爲武王卽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數之與今文古文皆不合至於不信周公居攝之說以孫卿爲誣聖亂經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傳爲街談巷議不用孟津觀兵之義以馬遷爲齊東野人橫暴先

儒任意武斷乃云漢儒誣之於前宋儒亂之於後其實莊氏所自矜創獲皆陰襲宋儒之餘唾而顯背漢儒之古訓者也孫卿在焚書之前伏生爲傳經之祖太史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乃以理斷之謂皆不可信宋儒之說獨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莊氏之說又可信乎劉逢祿雖尊信之宋翔鳳龔自珍皆不守其說魏源尊信劉逢祿其作書古微痛斥馬鄭以扶今文實本莊劉更參臆說補湯誓本莊氏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則莊氏所無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以異以管叔爲嗜酒亡國則雖宋儒亦未敢爲此無據之言而於金縢未敢訓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一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則其解經並無把握何怪其是末師而非往古乎解經但宜依經爲訓莊劉魏皆議論

太暢此宋儒說經之文非漢儒說經之文解經於經無明文者必當闕疑莊劉魏皆立論太果此宋儒武斷之習非漢儒矜愼之意也

論孔子序尙書略無年月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諜尙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錫瑞案太史公於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黃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後始表其年自

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葢史公所據載籍於共和以前之年歲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紀但書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後始紀崩年正所謂疑則傳疑葢其慎也鄭君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是鄭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漢書律歷志據劉歆三統術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殷歷曰當成湯方卽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於六府首當周公五年則爲距伐桀四百五十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爲甲子計其年迺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爲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春秋殷歷皆以殷魯自周昭王

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案劉歆所推據殷魯歷於周僅能舉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則不能知魯則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蓋據歷推之不能備而亦不盡可信者也今卽尚書而論堯在位七十載雖有明文然不知從何年數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從何年數起鄭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異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饗國百年其年又異文王享國五十年穆王享國百年有明文亦不知從何年數起故孔子序書略無年月疑在孔子時已不盡可考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帝王在位之年不知從何得之竹書紀年據束晳所引云夏年多殷與左氏傳漢志不同今紀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

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與左氏傳漢志亦異疑皆以意爲說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劉恕作通鑑外紀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爲一編又作疑年譜年略譜謂先儒敘包羲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眾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劉氏原本史記猶不失爲矜愼自邵子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胡宏皇王大紀張栻經世紀年皆本其說張氏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尙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

稱十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眞萬世不可改者也錫瑞案宋儒好武斷而自相標榜至此而極二帝三代相傳之年孔子所未言漢儒所不曉邵子生於數千載之後全無依據而以數推知之豈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爲年歲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有二歲四歲之人不可立者古文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遺卻外丙仲壬兩朝正可以見古文書序之僞邵子不能辨而據以就其所推之數誤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說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古文說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爲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

誤其實並非誤也張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餘可知金履祥通鑑前編許謙讀書叢說紀年圖皆用邵子之說元明以來尊崇宋學臆推之年遂成鐵案編年之史率沿僞說世所傳綱鑑易知錄歷代帝王年表諸書篇首載帝王之年歷歷可數唐堯以上或出於皇甫謐要皆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而不知其爲嚮壁虛造也世傳竹書紀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紀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與皇極經世所推多異而與僞孔古文尚書全符皆由後人依託爲之並非汲冢之舊尤不可據閻若璩云邵子出而數明上下千萬載罔或抵牾此閻氏過信宋學之故不知皆憑臆撰造也

論尚書是經非史史家擬尚書之非

劉知幾史通論史有六體一曰尚書家劉氏是史才是說作史者摹仿尚書有此一家非說尚書也以此說尚書則大誤其說曰書

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玆亦爲例不純者也錫瑞案聖人作經非可拘以史例漢書藝文志曰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荀悅申鑒說同鄭君六藝論曰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分左右言動互異不知當以何說爲正卽如諸家之說亦不過借尚書春秋作指點語劉氏所見過泥遂以尚書專主記言不當記事敢議聖經爲例不純此與惑經申左諸篇詆斥春秋同一謬妄由史家未通經學也其論孔衍漢魏尚書王劭隋書義例準尚書之非則甚明確曰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

略而觀者不以爲非案此足證尚書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備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劭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案史家不知尚書是經非史其書不名一體非後人所敢妄議其書自成一經亦非後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當代文章別定義例以備觀覽必不可以憲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吳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範七業以擬尚書或云僞作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漢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擬尚書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黄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

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案中候勑省圖握河紀運衡考河命題期立象儀明禮歿甄苗興契握雒予命稷起我應雒師謀合符后摘雒戒稷霸免準纖哲凡十八篇緯書雖難盡信然古時書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爲法者餘皆刪之猶作春秋但取其可明義者餘皆削之聖人刪定六經務在簡明使學者誦習後人不知此旨嫌其簡而欲求多於是張霸書僞孔書抵隙而出史家復從而妄續之不知史可續經不可續孔衍王邵之擬尚書正與沈旣濟孫甫之擬春秋同一謬見也

論治尚書當先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

孔傳至今日人知僞作而不足信矣蔡傳又爲人輕蔑而不屑稱矣然則治尚書者當以何書爲主陳澧曰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旣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僞

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錫瑞案陳氏說近是而未盡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疏解全經在 國朝爲最先有蓽路藍縷之功惟今文搜輯未全立說亦有未定（如解日若稽古兩歧孫星衍已辨之）又承東吳惠氏之學好以古字改經頗信宋人所傳之古尚書此其未盡善者王鳴盛尚書後案王鄭氏一家之學是爲專門之書專主鄭故不甚采今文且間駁伏生（如解司徒司馬司空之類）亦未盡善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於今古文分別具晰惟多說文字是解經義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縢誤今文說之類）亦未盡善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於今古說搜羅略

備分析亦明但誤執史記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如論衡明引金縢古文說孫以其與史記不合乃曰王氏充以爲古者今文亦古說也豈非遁詞）亦有未盡善者然大致完善優於江王故王懿榮請以立學其後又有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家之書皆主今文不取古文蓋自常州學派以西漢今文爲宗主尚書一經亦主今文劉氏魏氏不取馬鄭並不信馬鄭所傳逸十六篇其識優於前人惟既不取馬鄭古文則當專宗伏生今文而劉氏魏氏一切武斷改經增經（如魏氏改梓材爲魯誥且臆增數篇攙入尚書）從宋儒臆說而變亂事實與伏生之說大背（如劉氏駁周公稱王之類）魏氏尤多新解（如以管叔爲嗜酒亡國之類）皆不盡善陳氏博采古說有功今文惟其書頗似長編搜羅多而斷制少又必引鄭君爲將伯誤執古說爲今文以致反疑伏生遺棄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誣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亦有未盡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

文家說多存治尙書者先取是書與孫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義篤守其說可不惑於歧趨今郎近人所著書中酌取兩家之說指明初學所入門徑以免歧誤猶易取焦張兩家之說也若如陳澧所言撰爲集解義疏當先具列伏傳史記之說字字遵信加以發明不可誤據後起之詞輕疑妄駁次則取白虎通及兩漢書所引經說加以漢碑所引之經此皆當口通行之今文足備考證又次則取馬鄭僞孔擇其善者以今文爲折衷合於今文者錄之不合於今文者去之或於疏引而加駁正至蔡傳與近儒所著則於義疏擇取其長兩說相同則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於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轇轕惟其說尤足惑人及人所誤信者乃加辨駁使勿迷眩後人以此體例勤成一書斯爲盡善否則俱收並蓄未能別黑白以定一尊古今雜淆漢宋兼采覽者如入五都之

市賈惑不知所歸祇是一部類書無關一經閎旨豈得爲善本乎

今人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爲善本